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六

詳校官宗人府丞臣賈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鍾

謄錄監生臣武兗振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六

地部十四海河

海一

原釋名云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博物志云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  
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  
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案東海之別有渤海故東海

共稱渤海又通謂之滄海 又曰滄海之中有蓬萊方

丈瀛洲三神山金銀為宮闕仙人所集 列子曰渤海

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

莊子所謂尾閭

其中有岱輿負嶠方壺

瀛洲蓬萊五山 十洲記曰東海之別又有溟海負海

蓬萊山周圍五千里山外有圓海繞其山海水色正  
黑色謂之溟海按莊子有北溟則四海皆稱溟也

山海經有岐海幼海少海

甌閩皆在岐海中

案南海大海之別

有漲海

謝承後漢書曰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又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

到珊瑚洲洲底大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

案西海大海之東小水名海

者則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潭彌海陽池海漢書

曰蒲昌海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其水渟居冬夏不減皆潛行地南下出積石又郭義恭廣志云蒲類海在西域東北實固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十三州記曰允吾縣西有卑禾荒海代謂之青海後魏書曰太祖西征次陸渾海郭義恭廣志云羗中案北海大海之別有瀚海瀚之西有潭彌海陽池海

海之南小水名海者則有渤海伊連海私渠海後漢書

憲伐匈奴至渤海郭義恭廣志云匈奴中北有伊連海後漢梁諷說北單于單于喜即將人衆與諷俱還到

私渠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鄒子

曰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如此者九都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謂八極而  
天地海神曰海若海一云朝夕池潮有朝夕一期故名一云天池  
際焉

亦云大壑巨壑出莊子及風俗通海中山曰島海中洲曰嶼東方

朔十洲記曰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鳳麟洲  
聚窟洲流洲生洲其生洲祖洲瀛洲在東海炎洲長洲  
在南海鳳麟洲聚窟洲皆在西海  
玄洲元洲在北海已上九十洲也

尚書曰江漢朝宗

于海注云宗尊也論語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

者其由與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故能為百谷王山海經曰無臯之山南望幼海



水乾魚鼈蕭索高落無間獨有沙石 史記曰天不足

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 原莊子曰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厚儵與忽謀報

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常試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又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

池也有魚名曰鯢化而為鳥名曰鵬 又曰東海之鼈

謂埳井之鼃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涯不減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淮南子曰海不讓積水以成其大 增又曰賁星墜而渤海決賁客星也 文子曰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 說文曰海天池以納百川者也 蜀都賦曰天以日月為綱地以四海為紀 法苑曰大海為八維之浸日月為四方之燭

抱朴子曰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此無及也 列

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為無底之  
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  
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原元中記曰天下之强者東海  
之惡焦焉水灌而不已惡焦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  
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 增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之  
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  
名沃焦 山海經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落

為沃焦 原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面萬里

太帝之宮太真東皇君所治處 增地志曰昌國縣海

中有砥柱屹立中流望之如人拱立水滙於此旋涌若  
沸舟行必投以物殺其勢而後過風雨將作有聲如雷

彛堅志曰寧海縣東海中有尾閭與海門馬筋相直

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陷為大渦者十餘舟楫不可近

舊傳東海泄水處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山高百丈

結構巧麗窮盡神工 大志經曰大意初入海中至白

銀城次至黃金城次至水精城次至琉璃城龍王各與

明月珠 又曰海有三德一曰深廣無邊二曰清淨不

受雜穢三曰藏積無量珍寶菩薩之德義同海也 海

志曰海有五德一澄淨不受屍二多出妙寶三大龍澍

雨沛如車輪受而不溢四風月不能竭五淵深不測

五分律曰海有八未曾有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宿死

屍百川來會無復異稱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珍珠等

寶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是為八 養生雜書

曰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疆 龍  
魚河圖曰東海君姓馮名修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  
姓祝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太名丘夫人  
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禹張里夫人姓結名連翹  
李吉甫云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北得水便名為海  
海賦云海童邀路馬銜當蹊 杜陽編曰南昌國有  
熬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魚龍龜鼈砂石草木無  
不熬色 錄異記曰海龍王宅在蘓州東入海五六日

程小島之前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筆談曰漢書云海旁有蜃氣為樓臺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

海二

原韓詩外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

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增說苑曰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  
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  
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謀將不納之 伏

琛齊地記曰秦始皇造觀日橋欲渡海或曰非人所建  
海神為之驅石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  
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  
入海四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足畫神形神

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轉馬前脚纔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今成陽山東入海道水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石之狀又有柱石二乍有乍沒始皇標記也 史記曰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乃令入海者齎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原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陳茂嘗為交

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呵罵水

神風即止息 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過甚大往返不失期此人

乃多齎糧乘槎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

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問

此為何處答曰問嚴君平此人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

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乎 周景式孝子傳曰管

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僞

念向曾如廁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 增晉書曰李

涓遼東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還鄉遼東太守公孫度  
欲強用之敏乘舟浮海莫知所終 異苑曰晉惠帝時

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歎曰所謂海  
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益都耆舊

傳曰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  
波水湧起士卒驚白霸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風  
必不為害湏臾風靜波止 晉書曰鮑靚為南海太守

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濟 原王隱  
晉書曰慕容皝上言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  
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為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  
立國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 神仙傳曰麻  
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  
萊水乃淺於往者畧半也豈復為陵陸乎方平曰東海  
行復揚塵耳 增世說曰謝安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  
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

傳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  
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  
酉陽雜俎曰詔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  
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世說曰荀

中郎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  
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齊書曰張融  
作海賦文詞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凱之曰此賦  
實超水賦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談藪曰梁汝南周捨少

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難問於捨捨曰  
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  
足為遠 又曰裴粲為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

禱於海粲憚違衆心乃為祈請舉杯而言曰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

通典曰天寶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  
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分命卿監詣嶽瀆及

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 談賓數曰歸崇

敬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船壞漏衆咸

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

獨濟哉少選風息 北夢瑣言曰交趾以北距南海有

水路多覆巨舟高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

因奏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操利楫石限橫

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

者竟削其石民至今賴之或云駢以術假雷電開之

金溪閒談曰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致祭三奠纔畢海內靈怪俱見山甫因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黃鬣赤身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亦號此地為天威路 春明退朝錄曰歐陽少師言為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滄景間於

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問宿彼處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間一有之 續墨客揮犀曰李

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國經歲始還云為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解體貌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之復連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室在嶼下 孫公談圃曰宋楊康國錢總使高麗豐稷為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

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雖蕩而身不  
搖食物盡吐唯飲少漿 聞見前錄曰康節先生見一  
道人言嘗泛海遇舶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  
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  
食薦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  
出其所穿跡在脇下 癸辛雜志曰凡海舟必用大板  
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為海蛆所蝕 又曰南海諸國  
有泥油淺番船相遇海中戰則用四人立於舵斗上以

泥油著小瓶中檳榔皮塞其口燃火於檳榔皮上自高  
投之泥油著板令人即仆以水沃之愈熾所制者乾泥  
與竈灰耳今官兵船不能近淺番者正畏此物也

海三

原委輪

朝宗

上見木元虛海賦下詳前

委水

積流

禮記曰三王之

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又曰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鄭玄注曰

海水之所委也孫卿子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叢桂

扶桑

上見王粲遊海賦東方朔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

桑

地脉

天池

關令內傳曰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

詳前

通天

動地並詳

滄嶼

碧津

沈懷遠南越志曰海安縣

南有小水南注乎海極目滄嶼眇望溟波十洲記曰處元風於西北坐王母於神鄉昆吾錯於流澤扶桑鎮

於碧津離合水精而光獸於炎野

金宮

玉闕

上詳

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

崔琰遂初賦曰蓬萊蔚其潛興瀛壺森以駢羅列金臺之巉巖方玉闕之嵯峨

鯁壑

鵬溟

漢書曰會稽海外有東鯁壑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左思齊都賦曰其東則有滄溟鯁壑洪浩汗漫

莊子曰鵬將徙於南溟擊水三千里謝莊赤鸚鵡賦禎流隴域祥發鵬溟

窮髮

聶耳

上詳

前山海經曰聶耳國在無腸國東兩手聶其耳懸居赤水中

無為

善下

文子曰古之善

為君者法海以象其大注

負石

乘桴

漢書曰鄒陽上書申屠狄

下以成其廣

下詳前

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

應劭

風俗通曰姜肱字伯淮靈帝踐祚徵肱為太守肱告人曰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今政在私門夫何為哉遂乘桴浮於海莫知其極時人以為非

凡

蜃樓

鮫室

漢書曰海傍有蜃氣為樓臺下見海賦

蓬嶼

桑田

李顥凌仙賦曰瞻蓬萊之秀嶼與東叟之可尋將乍至而反墜患巨浪之相臨

下詳前

秦橋

漢柱

三齊記曰青城山

秦始皇登此山築城造石橋入海三十里張勃吳錄曰象林海中有小洲生桑

金自北南行三十里有西屬國人自稱漢子孫有銅柱漢之疆場之表

水伯

波臣

山海

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十八尾八首人面八足也海賦曰天吳乍見而鬚髯莊子曰

周顧視車轍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

蠡酌

禽填以

酌海精

魯蹈

孟觀魯仲連曰秦為帝連有蹈東

者難

鷺濤

鮑穴

白鷺之濤

吞江

納漢

增紅

旗

陰火

宋趙鼎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顧見洪濤

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恐怖之色可掬急入舟  
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巾中戒使臣閉目  
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乃言曰朝來  
所見蓋巨鱷也平生未嘗觀所謂紅旗者此耳海中  
取魚蜃置陰處有光

原千里潤

百川同

公羊傳

黃金闕

紫石室

史記曰燕王使人至蓬萊方丈瀛洲  
此三神山在海中去人不遠有至者

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在水下有仙人不死藥焉黃金  
白銀為宮闕 東方朔十洲記曰滄海島中有紫石宮

室九老

不死草

返魂樹

東方朔十洲記曰祖州在  
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

仙都

不死草

生瓊田中

草似菰苗

長三尺許

人已死者

以草

覆之皆活

又曰聚窟洲

在西海中有

大樹與楓木相

覆之皆活

又曰聚窟洲

在西海中有

似樹方花香聞數百

里其名為返魂樹

增出雲雨

受霧露

迴地軸

挾天墟

隋楊師道

望海詩洪波迴地軸

宋吳淑

海賦挾天墟而浮析木薄碣石而蕩之杲

乘桴浮

抱板泛

姜肱事

隋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

素奇之妻以侄女常撫座曰封郎必

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

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

居此座後德彝討遼東舟沒眾謂必死素曰封郎當得

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

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

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

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

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

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

揚公言勉力持之胸前為板所摩肉

破至骨眾救得免後官果至僕射

破至骨眾救得免後官果至僕射

破至骨眾救得免後官果至僕射

破至骨眾救得免後官果至僕射

破至骨眾救得免後官果至僕射

破至骨眾救得免後官果至僕射

原傾瀉百川

迴泱萬里

劉楨魯都賦曰巨海分焉傾瀉百川

左思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潮波汨起迴

泱萬里

浮天之浪

浴日之波

增品物類生

流波

相薄

木玄虛海賦其為器也品物類生何有何無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即為之地動

樹疑楓木

港號甘棠

上見十洲記下王審知事

齊景樂治

盧

教窮觀

上見前

淮南子曰盧教遊於北海經乎大陰

入海尋仙

拔劍詈

水

秦始皇遣徐福及童男女三千人入海尋神仙不返唐開元中有人於海中見之

下見前二謝承後漢

書

遇風思愆

入海留語

上管寧事

唐讓皇帝穆宗親兄不為太后所愛故

穆宗越次而立讓皇不肯臣穆宗遂造船入海不知其處臨入海時留語四句今刻在玉碑上云小山壓大山

大山全無氣羞見本邦人將身投外裔

煮石濟飢

鑿石開道

鮑靚事見前

唐高駢事見前

翻岸倒雲

積流疏派

濱海之人遠望海水似高於地有如岸馬

蓋水氣也故隋煬帝望海詩積流橫地紀

似雲唐太宗望海詩積流橫地紀疏派引天潢

馬

街當蹊

精衛填石

見木玄虛海賦海童馬街並海中神怪

下詳見前

色如

爛椹

氣如圓窰

上見前一杜陽編圓窰窰宏濶貌與崢嶸同今絹畫在

晉書東海氣如

竹格曰窰又海船渡海須當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煙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黑氣則水也

## 海四

原為紀

文選地以四海為紀

成深

海受霧露故能成其深

大盈

大盈若冲文子

曰大滿而小溢

重潤家語海重潤

處左傳君處南海

涉

涉海則有方丈蓬壺

滄溟

渤澥

滄波

白波

洪波

犇

波

增海澨

南史停輿海澨駐驛品址謂水邊土人所止者

海水羣飛

揚雄劇秦

美新

海乾

唐道士葉靜能有白衣老父泣拜曰被胡僧來咒水海水十涸七八靜能使朱衣人執黃

符往投之海水復舊老父乃龍也

濱海有魚鹽利

唐程日華假滄洲刺史朱滔王武俊

叛招日華皆不納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李宇謀曰今州十縣濱海有魚鹽利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

定歸天子自為一州可亢盜喉襟

驚瀾

韓愈寄于頓書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悸慄眩惑而自

失

為物最鉅

見後南海神廟碑

塵霾之雜不處

柳宗元東海序今夫

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西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溼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波伏不興韓愈南海

廟詩四海之水皆立杜甫大禮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熱海地

寒不凍西域碎葉東極雲海之微茫李白惜餘春賦大海盪汨

兮顛倒日月柳宗元招海賈頽風浩其四起柳宗元佩韋賦長風

扇海踴滄溟之波濤李白鳴浪打天門李白橫江詞海

之歸水洪洎必容陸贄論諫汭河而下韓文汭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

至於斷港絕潢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海波不驚

文粹

沙門島

在登州府城西北六十里海中凡海舟渡遼者必泊此以避

風宋時嘗流放罪人於此其巖磯牽牛大竹小竹四島皆與此島相連屬蒼翠嶢絕出沒波濤中真神仙所宅

也上生白芝又多美石見蘇軾北海十二石記

海門島

在通州南四十里海中宋長編國中犯死

獲貸者多配隸於海門島有屯兵使者領護之

海運

張瑄朱清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

招懷為防海義民元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道可通造船

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入京師

海市

登州府四面皆海春夏時遙見水面有城郭肆市人馬往

來若交易狀土人謂之海市

海溢

海溢一曰海嘯

海五

原詩宋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曰首夏猶清和芳草  
亦未歇水宿淹晨昏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况乃凌  
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  
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又東山望海詩曰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  
樂瞰海庶忘憂策馬度蘭臯縹控息椒邱採蕙遵大薄  
蹇若履長洲白華皞陽林紫籟華春流非徒不弭忘覽

物情彌適萱蕪始無慰寂寞終可求 齊謝朓望海詩

曰滄波不可望望極與天平往往孤山映處處春雲生

差池遠鴈沒颺沓羣鳬驚 齊祖孝徵望海詩曰登高

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看遠

鴻渡但見驚鷗起不假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梁劉孝

標登郁洲山望海詩曰滄溟聯霄岫曾嶺鬱巔峒下盤

鹽海底上轉靈鳥翼溟渤非可辯鴻溶信難測輕塵久

弭飛驚浪終不息雲錦曜石嶼羅綾文水色 沈約秋

晨望海詩曰分空臨澥霧披遠望滄流八桂暖如畫三

桑渺若浮煙極希丹水月遠望青丘 隋煬帝望海詩

曰碧海雖欣矚金臺空有聞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斷濤還共合連浪或時分馴鷗舊可狎卉木足為羣方

知小姑射誰復語臨汾 又季秋觀海詩曰孟軻叙遊

聖枚乘說瘡疾逖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天迥無岸

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城一作碧霧

晴連洲彩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虛筆 虞茂奉和

望海詩曰清蹕臨溟漲巨海望滔滔十洲雲霧遠三山  
波浪高長瀾疑浴日連島類奔濤神遊藐姑射睿藻冠  
風騷徒然雖觀海何以効涓毫 唐太宗春日望海詩  
曰披襟眺滄海憑軾翫春芳積流橫地紀疏派引天潢  
仙氣疑三嶺和風扇八荒拂潮雲布色穿浪日舒光照  
岸花分彩迷雲鴈斷行懷卑運深廣持滿守靈長有形  
非易測無源詎可量洪濤經變野翠島屢成桑之采思  
漢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是圖王 楊師道

奉和春日望海詩曰春日臨渤海征旅輟晨裝迴瞰盧

龍塞斜瞻肅慎鄉洪波迴地軸孤嶼映雲光落日驚濤

上浮天駭浪長仙臺隱螭駕水府泛龜梁碣石朝煙滅

之采歸雁翔北巡非漢后東幸異秦皇塞旗羽林客拔

距少年場電擊驅遼水鵬飛出帶方將舉青丘繳安訪

白霓裳 增唐李嶠詠海詩曰習坎疏丹壑朝宗合滄

微三山巨鼇湧九萬大鵬飛樓寫青雲色珠含明月輝

會因添霧露方逐衆川歸 薛據西陵口觀海詩曰淞

江漫湯湯近海勢彌廣在昔坏渾凝融為百川決地形  
失端倪天色潛滉漾東南際萬里極目遠無象山影乍  
浮沉潮波忽來往孤帆或不見棹歌猶想像日暮長風  
起客心空振蕩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林嶼幾遭迴  
亭臯時偃仰歲晏訪蓬瀛真游非外獎獨孤及觀海  
詩曰北登渤海島回首秦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池  
源瀕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  
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迢迢蓬萊峰想像金臺存秦

帝昔經此登臨翼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羣山奔徐福  
竟何成美門徒空言唯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 宋務  
光海上作詩曰曠哉朝夕池大矣乾坤力浩浩去無際  
云云深不測崩騰翕衆流決漭環中國鱗介錯殊品氛  
霞饒詭色天波混莫分島樹遙難識漢主探靈怪秦皇  
恣遊陟搜奇大壑東竦望成山北方術徒相誤蓬萊安  
可得吾君略仙道至化孚淳默驚浪接窮溟飛航通絕  
域馬韓底厥貢龍伯修其職粵我邁休明匪躬期正直

敢輸鷹隼鷺以見豺狼忒海路行已殫輜軒未遑息勞  
吾玄月暮旅涕滄浪極魏闕眇雲端馳心負歸翼 李  
白登高丘而望遠海詩曰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  
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  
中秦皇漢武空相待精衛費木石鼃鼃無所憑君不見  
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  
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張說送  
梁知微渡海東詩曰今日此相送明年此相待天上客

星迴知君渡東海 高適和賀蘭判官望北海詩曰聖

代務平典輜軒推上才迢遙溟海際曠望滄波開四牡

未遑息三山安在哉巨鼇不可釣高浪何崔嵬湛湛朝

百谷茫茫連九垓挹流納廣大觀異增遲迴日出見魚

目月圓知蚌胎跡非想像到心以精靈猜遠色帶孤嶼

虛聲涵殷雷風行越裳貢水過天吳災攬轡隼將擊忘

機鷗復來緣情韻騷雅獨立遺塵埃吏道竟殊用翰林

仍忝陪長吟謝知己所愧非龍媒 王維送祕書晁監

還日本國詩曰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  
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  
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  
若為通 宋蘓軾海市詩曰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

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  
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  
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  
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

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  
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眷一笑豈易得神之報  
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  
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又夜渡海詩曰參橫斗  
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  
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  
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楊萬里過金沙洋望小  
海詩曰海霧初開明海日近樹遠山青歷歷忽然咫尺

黑如漆白晝如何成  
瞋色不知一風何許來  
霧開還合

合還開  
晦明百變一彈指  
特地遣人驚  
復喜海神無處

逞神通  
放出一頭誇客子  
須臾滿眼賈胡船  
萬頃一碧

波黏天  
恰似錢塘江上望  
只無兩點海門山  
我行但作

遊山看  
減却客愁九分半  
又潮陽海岸望海詩曰動

地驚風起  
海陬為人吹散  
兩着愁身行島北  
新春後眼

到天南  
最盡頭衆水更來  
何處著千峰  
赴此却回休客

間供給能消底  
萬頃煙波一白鷗  
明林鴻海上讀書

詩曰浮雲薄海色萬里如秋空青蒼杳無際島嶼蟠蛟  
龍上有讀書者結茅誰與同朝餐海上霞夕友滄江翁  
乘桴嗟尼父把釣思任公猶慕魯連子不受却秦功千  
金若土壤清名弔高風愧予老儒術白首且相從 俞  
安期望海詩曰紛紛靈異變昏朝陰火隨波遠自飄龍  
藏函經連水府蜃樓開市借雲霄星臨東極無分野山  
入南荒有沃焦日日潮來長應候似應西答百川朝  
原賦後漢班叔皮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

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縹鷺翼  
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漫以成章風波薄其  
裊裊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曜  
金璆以為闕次玉石而為堂冀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  
中堂朱紕彩爛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西  
廂命韓衆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  
離世以高遊騁飛龍之驂駕歷八極而迴周遂竦節而  
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途以凌厲乘

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閭以啟路闢閭闔而  
望余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 魏王粲遊海賦  
曰乘茵桂之芳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驚風而長驅集會  
稽而一晚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入天  
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見涯洩章亥  
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  
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  
爰居孔鵠翡翠鸛鷖繽紛往來浮沉翱翔魚則橫尾曲

頭方目偃額大者若山林小者重鈞石乃有賁蛟大貝  
明月夜光蠟鼈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綦布星  
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叢乎其上海珊瑚周乎其趾  
羣犀代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洪洪洋洋誠  
不可度也處嵎彝之正位兮同色號於穹蒼包納污之  
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  
魏文帝滄海賦曰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  
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託身驚濤暴駭騰踊澎湃鏗訇隱

潏涌沸凌邁於是龜鼉漸離汎溢淫遊鴻鸞孔鵠哀鳴  
相求揚鱗濯翼載沉載浮仰啜芳芝俛漱清流巨魚橫  
奔厥勢吞舟爾乃釣大貝採明珠蹇懸黎收砮砮窺大  
麓之潛林覩搖木之羅生上蹇崖以交錯下來風之泠  
泠振綠葉以歲蕤吐芬葩而揚榮 晉木玄虛海賦曰  
昔在帝媯臣唐之世天網淳涵為凋為瘳洪濤瀾汗萬  
里無際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岳竭涸九州於廓  
靈海長為委輸其為狀也則乃攸渌激濫浮天無岸波如

連山乍合乍散噓吸百川洗滌淮漢若乃霾曠潛消莫  
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若乃  
邊荒速告王命急宣飛迅鼓節浮海凌山於是候勁風  
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遠決罔然鳥逝一越三千  
不終朝而濟所屆若乃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  
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蜺象暫曉而閃屍爾  
其大量也則南滄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  
經塗溲溲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鯢鱗潛靈居其

垠則有天琛水怪蛟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繁采

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治陰火潛燃其魚則橫海之鯨

突扞孤遊茹鱗甲吞龍舟若其毛翼產殼剖卵成禽鳧

雛離襍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且其為器也苞

乾之奧括坤之區唯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

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 潘岳

滄海賦曰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沈流沫千

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

靡幽不通羣溪俱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  
湖而夕九江陰霖則興雲降雨陽霽則吐霞曜日煮水  
而鹽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萊名嶽青丘奇山阜陵  
別島嶼環其間其山則累崔嵬萃嵯峨降屈披滄流以  
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魚則有吞舟鯨鯢鰓鰈龍鬚蜂  
目豺口狸斑雉軀怪體異名不可勝圖其蟲獸則素蛟  
丹虬元龜靈鼉修鼈巨鼈紫貝螭蛇元螭蚴虬赤龍焚  
蘊遷體改角推舊納新舉扶搖以抗翼汎陽侯以濯鱗

其禽鳥則鷗鴻鸛鵠駕鶩鵠朱背煒燿縹翠蔥青詳  
察波浪之來往遍聽奔激之音響力勢之所迴薄潤澤  
之所彌廣信普天之極大橫率土而莫兩庾闡海賦  
曰昔禹啟龍門羣山既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勢廣  
而盤礴坎德洊臻水源深博灌注百川控清引濁始乎  
濫觴委輸大壑測之渺而無際望之杳而綿漠鬱拂冥  
茫往來日月朏魄昏微乍明乍沒若夫長風鼓怒涌浪  
碎礚颺波於萬里之間漂沫於扶桑之外於是百川輻

輾四瀆橫通迴颶決潏聳散穹窿映曉雲而色暗照落  
景而俱紅驚浪崑崙渺漫節汨瀟潏潺湲浮天沃日鯨  
鯢蘊而乍見虬螭涌而競遊靈鼉朱鼈出沒爭浮騰龍  
掣水巨鱗吞舟孫綽望海賦曰五湖同浸九江叢漑  
挹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迢遞以  
疏屬島嶼綿邈以牢羅殖鬼崔之碣石構穹窿之牂牁  
玄奧之府重仞之房鱗橐萬殊甲產無方包隋珠銜夜  
光璫瑁熠爍以泳游蠕蠕煥爛以映漲虛貝含素而表

紫螻螺絡丹而帶紺青甲芬飈以微扇玄木杳渺以舒  
芳其卉木則綠苔石髮蔓以流綿蕤莖崑綜解以被渚  
華組依波而錦披翠綸扇風而繡舉長鯨嶽立以截浪  
虬鰐揚鬐以排流巨鼇翬肩以冠山烏鰲呼翕以吞舟  
鵬為羽傑鯤稱介豪翼遮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宇宙  
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考萬川以周覽亮天地之綜緯  
彌綸八荒亘帶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  
匱齊張融海賦曰爾其海之狀也則窮區沒渚萬里

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  
河如覆展轉縱橫揚珠起玉峰勢崇高岫形參錯或如  
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  
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  
以竦石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彩接玉繩  
以通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產魚  
螭螭瑁蚌綺貝繡螺玄朱互綵綠紫相華

原贊宋謝惠連四海贊曰九夷六蠻八狄七戎雕鏤異

質棠羸殊風致之以德車軌斯同

增表唐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曰經涉嶺海水陸萬里  
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  
來往動經旬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  
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  
發作

增碑韓愈南海神廟碑曰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  
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

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為廣  
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  
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  
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元和十二年  
始詔用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  
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  
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  
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

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  
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  
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  
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斚淨潔降登  
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  
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纛旄飛揚晝靄鉦鼓  
朝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  
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息滅人厭魚蟹

五穀豐熟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增文唐李商隱賽海陽神文曰年月日賽於海陽之神  
頃傷多稼將困驕陽未逢玉女之披衣空見土龍之矯  
首式祈嘉霑果降明輝神其享彼蘭羞挹茲桂酒輔成

於多黍多稌助施於好雨好風庶厲業官以酬溥澤

河一

增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  
原說文云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 穆天子

傳曰河與江淮濟三水為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  
按水經注及山海經注河源出崑崙之墟山海經曰崑崙

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有清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源及入中國大率常然

分為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

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燉煌酒

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

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

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

汾水從東於此入河至河東即龍門所在

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砥柱

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

及洛陽

孟津所至鞏縣與洛水合

成臯與濟水合

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臯

又東北流過武

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

信都今冀州澤水所在 鉅

鹿之北遂分為九河

鉅鹿今邢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

釜五胡蘓六簡七

又合為一河而入海

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

潔八鈎盤九鬲津

又合為一河而入海

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

陶貝丘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

漢代河決金堤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跡

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故尚

八枝也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

故尚

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今絳州龍門縣界

南至于華陰東至

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

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

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伾北過洛水至

山今汜水縣即故成臯也山再成曰伾北過洛水至

于大陸

其洛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

河入于海是也

同合也九河又合為一名為逆河逆初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

禹自黎陽東北界分河為二渠以引水一南出會隰川

今河所流也

今河滑州以東是舊隰水

一出貝丘即九河之上河王

莽時廢塞故俗謂之王莽河

史記河渠溝洫志並云河之為蓄害中國尤甚禹導

河自積石歷龍門又醺二渠以引河如淳注二渠一出貝丘一則隰川王莽時河遂塞但用隰耳

隋煬

帝於衛縣

今衛州衛縣

因淇水之入河

淇水亦曰清水

立淇門以通

河東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河 增春秋

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 原爾

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又曰

水自河出為雍河出崑崙壩色白 山海經曰崑崙山

河水出焉 又曰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

其中 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物理論曰河色黃赤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

曲千里一大曲一直一曲九曲以達於海 詩曰誰謂

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左傳曰周詩有

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楚辭曰與汝遊兮九河衝

風起兮水揚波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

漢 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呂氏春秋曰古龍

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

決流疏河為彭澧之漳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

桓譚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其流

激迅故為平地災害 傳曰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

深 淮南子曰河以逶迤故能遠 又曰河水九折注

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 文子曰河之大溢不

過三日 增京房易傳曰河者經天亘地之水 抱朴

子云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冷原火 又云寸膠

不能理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火 又云馮彝

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元史曰朶

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

高瞰之燦若星列因名星宿海番名鄂端諾爾東北流

百餘里滙為大澤又東流為齊必勒河又合呼蘭等河始  
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縣始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  
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 魏書曰龜茲國  
南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于闐國名樹枝水  
白孔六帖云穆穆哩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  
流澄緩下稍合泉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故世  
舉稱西戎地曰河湟 筆談曰陷河北人謂之活沙人  
馬皆沒有數百人齊陷無孑遺者或謂即流沙也 異

苑曰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  
異禽陰雨時嘗聞靴角聲甚亮 水衡記曰黃河十二  
月各有水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四月  
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瓜正蔓也六月名礬山水七  
月八月名荻苗水荻花正開也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  
復槽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名蹙凌水冰斷復  
結蹙起成層也 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聖人之大  
瑞也

## 河二

增河圖始開圖曰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乎崑崙之墟 三秦記曰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開岷道四瀆注鑿龍門以通河鑿岷山以開江導淮於桐栢導濟於王屋故言導四瀆 又曰河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河津一名龍門禹鑿山斷門濶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為龍

賈子說林曰河伯宴伯禹於河上獻亥既之珠透山  
光玳瑁五灰陳兆大龜延螭翥鳳鮫綃百兩宜土四時  
寶花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  
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 中侯曰禹理  
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  
圖而還於淵 晉地理志曰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  
疾風晦暝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

瞋目而麾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者於是波息遂渡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馮  
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逆天子燕然之山天  
子西征獵於滂澤獲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桓譚新論

曰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  
禹所穿 原毛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  
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有泚  
河水瀰瀰 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

召伯尊伯尊過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  
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  
增搜神記曰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龜銜左驂沒之  
衆皆驚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  
至砥柱之下殺之乃龜也左手持龜頭右手拔左驂燕  
躍鵠踴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  
河伯也 原左傳曰楚昭王有疾卜河為祟大夫請祭  
王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遂弗祭 增竹

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於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  
河水赤於龍門三日按京房易占河水赤下民恨原  
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  
之曰聖仁之人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不救溺人可乎  
申屠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  
殺泄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於  
河增說苑曰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  
者未有不用事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

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 又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墜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

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  
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原史記曰秦滅六國自  
以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 又曰漢高祖封功臣  
誓曰黃河如帶 又曰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於是天子  
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  
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為  
楫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增前  
漢紀曰宣帝幸河東詔曰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

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潁川太

守光武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

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續漢書曰桓帝延熹九

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

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

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

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河者諸侯之相清者陽明之

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瀆侯為

漢嗣是為靈帝 桓譚新論曰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

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  
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

別傳曰梁冀專政天為見異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張衡  
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思不能下  
及而教逆也 獻帝傳曰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宜留

屯延津分兵官渡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  
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返乎 北史曰後魏高昂為西

南道大都督徑趨商洛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  
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酬 通典曰天寶六載

河瀆封為靈源公祝文云惟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  
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典常 乾闥子曰郭

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急流毀墀公酌酒許以小女妻  
之其夕水退木立墀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  
人因立公祠號為河瀆親家翁 唐書薛平傳曰始河  
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

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三十里以醴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又曰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夢溪筆談曰慶厯中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

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

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二節  
自為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  
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為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  
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  
超計商河方定

### 河三

原九折

兩源

詳前

龍宮

貝闕

漢書武帝元光二年春河水徙頓丘南流

入渤海其五月河決濮陽汎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泉宮

貝闕見上

捧土

轉石

朱浮與彭寵書曰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於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謝承後漢書曰安帝時尚書陳龜上表曰仁恩廣被化流殊方使老者以壽終孤幼得保年猶運河轉石易於反掌

汎栢

航葦

毛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下詳前

玉牘

金繩

河圖

考靈曜曰秦王政以白璧沈河有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河圖曰舜以大尉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桺白玉為檢黃金為繩熬芝為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馬圖

龜識

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鄭玄注馬圖龍馬負圖

而出孫柔瑞應圖曰玉龜者師曠時

三門

九曲

出河東之崖為聖圖出河負錄識書鄺道元水經注曰砥柱山在號之西界望之若柱故曰砥柱三川既決水流䟽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成公綏

大河賦曰乘高赴下絕沒長奔馳會五戶分  
下三門 河圖曰河水九曲長者入於渤海 紺盖

白壁

衛宏漢舊儀曰祭四瀆者江河淮濟用三  
正牲圭沈有車馬紺盖 下詳玉牘注

榮光

休氣

尚書中候曰榮光出河休  
氣四塞休美也榮光五色

開輿

出圖

開輿洛

符命用出 子曰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

經瀆

靈源

谷永以河為中國  
之經瀆聖王興出

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  
異之大者宜修政以應之 長源

禹功

秦德

左傳  
遠績

禹功庇民乎  
下見河二史記

洋洋

渾渾

詩河水洋洋北  
流活活濁河

增秦

瑞

魏寶

上見河二史記  
西河而下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

吳起為魏西河守武侯浮  
曰美哉山河之固此

魏國之寶也起  
曰在德不在險

原出崑崙

導積石

並詳  
前

包砥柱

冒石門

詳前

魚折溜

龍甃水

河圖曰黃帝云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

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試齋以往視之黃帝乃齋河洛之間求象見者至於翠嬌泉大盧魚折溜而至乃問天老子見中河折溜者乎見之與天老跪而授之魚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春秋運斗樞曰舜即位為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甃八水而前去甃之逝反宋均云甃去也

沈白馬

祭玄貉

詳前

八蔥

山

淪蒲海

並詳前

悲申屠

尋方叔

楚辭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屠

之抗迹

論語曰鼓方叔入於河成公綏大河賦曰善尼父之不濟尋方叔之迹迹懿吳起之讜言大汎舟之

興後

三日變

千年清

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

變為黑黑變為黃各三日 王子年拾遺記曰丹丘千  
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又黃河

清而聖

視諸侯

稱水伯

禮四瀆視諸侯 下詳前

桃花水

竹箭流

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羨溢注云三月水漲名  
慎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

增抱石沈

臨流歎

申屠狄事

魏志沮

灌百川

潤九里

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光武詔曰河潤九里

原鱗屋龍堂

泉室水府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紮貝闕兮朱宮  
王逸注貝作闕 下見鮑昭河清頌

子

朝沈珪

延世錫爵

傳曰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沈於  
河津人得之河上自浮水出將賣

之則為石

漢武帝河決館陶上使王延世塞之三十  
六日河隄成遂為河平元年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功費

約省乃賜爵關內侯及黃金百斤

上應絳河

中貫清濟

清濟貫黃河者截流

而不

九里之潤

四瀆之宗

增延年開嶺

張騫

窮源

漢武帝時齊人王延年上書請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則關中長無水災北邊不

憂匈奴此功一成萬世大利上壯之

漢書

賈讓獻

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

策

鮑昭為頌

漢哀帝時賈讓奏治河三策

宗

王

景賜書

成公著賦

水經注漢明帝永平中議治汴渠上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因賜

景

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原大禹鑿砥柱

巨靈擘

晉

成公綏嘗著大河賦

華山

水經注禹鑿砥柱以通河水

增麾陽侯而渡

傷鳴犢

而還武王伐紂事見前孔子之晉及河聞趙簡子殺

不濟此

原見一清於千年變五色於三日

# 河四

原祭先河

禮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

增偃鼠

飲河

莊子曰偃鼠飲

原出胡中

齊人王延年上書請

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上壯之詔曰延

放北海

漢書賈

年計議甚深然大禹所導恐難更改

治河者有上中下三策若徙其當水衝之人以避之放

河使北入海汎濫暮月自定不勞人力此功一立河定

人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穿漕渠使人得以溉田雖

非聖人法然亦救時術也今據堅地作石隄東西水門

但用木與土耳旱則開東方水門以溉田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此誠富國安人興利除害謂之中策苟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此害為最下策

增河上築宮

漢武帝塞瓠子河築宮其

上

神魚舞河

漢紀宣帝詔見前

原決成川

李尋解光曰江河滿溢所謂水

不順下明天道有因而作今由其自決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順天心圖之必

有成功用財力寡

增河畔築隄

隋煬帝御河河畔築隄以植柳

原憂涸

文子

曰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注集年也

止濁

阿膠五寸不能止黃河之

濁

增渡河還家

王績聚徒河汾間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

河溢

馬燧還河陽秋

河溢軍吏請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吾獨完吾不忍既而水不為害

盤渦轂轉

李白雲臺歌曰

黃河萬里觸山動  
盤渦穀轉秦地雷

黃流韓愈賦窺黃  
流之莽猛

入於天淵柳宗

元晉

清如井水

唐史乾元二年嵐州合河  
關河三十里清如井水

清澄徹

見底

寶應九年同州至陝州  
河清澄徹見底同上

濟州河清

永徽五  
年同上

隰

州黃河清

五代朱  
梁紀

滔滔河流

劉鄩諸將欲戰鄩悉召  
諸將入以河水一杯飲

之或飲或辭鄩曰一杯飲之  
猶難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

原大河

洪河

長河

中河

河五

原詩梁范雲渡黃河詩曰河流迅且濁湯湯不可陵桂

檝難為榜松舟纔自勝空庭偃舊木荒疇餘故塍不覩

行人跡但見狐兔興寄言河上老此水何當澄 劉孝

威公無渡河詩曰請公弗渡河河廣風威厲檣偃落金

烏舟傾沒犀柅紺蓋空嚴祀白馬徒生祭銜石傷寡心

崩城掩孀袂劒飛猶共水魂沈理俱逝君為川后臣妾

作江妃娣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曰金堤分錦纜白

馬渡蓮舟風嚴歌響絕浪涌榜人愁擢折桃花水颿橫

竹箭流何言沉璧處千載偶陽侯 北齊蕭慤奉和濟

黃河應教詩曰大蕃連帝室驂駕奉皇猷未明驅羽騎  
凌晨方畫舟津城度維錦岸柳夾緹油鐘聲颺別島旗  
影照滄流早光生劒服朝風起節樓滔滔細波動喬喬  
輕舫浮迴橈避近磧放舳下前洲全疑上天漢不異謁  
蓬丘望知雲氣合聽識水聲秋從君何等樂喜從神仙  
遊 陳江總渡黃河詩曰蔥山淪外域鹽澤隱遐方兩  
源分際遠九道派流長未殫所聞見無待驗詞章留連  
嗟太史惆悵踐黎陽導波縈地節疏氣耿天潢憫周沉

用寶嘉晉肇為梁 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曰連旌映淑

浦疊鼓沸沙洲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塞雲臨遠艦  
胡風入陣樓劒拔蛟將出駭驚黿欲浮鴈書終立效驚  
相果封侯勿恨關河遠且寬邊地愁 唐劉孝孫早發

成臯望河詩曰清晨發巖邑驅馬走轅轅迴瞰黃河上  
惆恍屢飛魂鴻流導積石驚浪下龍門仙槎不辨處沉  
壁想猶存遠近洲渚出颯沓鳬鴈喧懷古空延佇歎逝  
將何言 增李嶠詠河詩曰源出崑崙中長波接漢空

桃花來馬類竹箭入龍宮德水千年變榮光五色通若  
披蘭葉險漢使敢云功 高適同敬八盧五汎河間清  
河詩曰清川在城下沿汎多所宜同濟愜數公翫物欣  
良時飄颻波上興燕婉舟中詞昔涉乃平原今來忽連  
漪東流達滄海西流延滹池雲樹共晦明井邑相逶迤  
稍隨歸月帆若與沙鷗期漁父更留我前潭水未滋  
王維渡河到清河詩曰汎舟大河裏積水窮天涯天波  
忽開圻郡邑千萬家行復見城市宛然有桑麻迴瞻舊

鄉國淼漫連雲霞 李白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詩曰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  
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能攀折  
吳關倚北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平湖見沙汭我  
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  
林下興愴為山陽別瞻望清路塵歸來空寂滅 儲光  
羲夜到洛口入黃河詩曰河洲多青草朝暮增客愁客  
愁惜朝暮枉渚暫停舟中宵大川靜解纜逐歸流浦溆

既清曠公洄非阻修登艫望落月擊汰悲新秋倘遇乘  
槎客永言星漢遊 李白公無渡河詩曰黃河西來決  
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  
啼不窺家殺湍陞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  
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  
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渚  
海渚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於其間箜篌  
所悲竟不還 閻防與永樂諸公泛黃河作詩曰煙深

載酒八但覺暮川虛映水見山火鳴榔聞夜漁愛茲山  
水趣忽與世人疎無暇燃官燭中流有望舒 駱賓王  
晚渡黃河詩曰千里尋歸路一葦亂平源通波連馬類  
迸水急龍門照日榮光淨驚風瑞浪翻棹唱臨風斷樵  
謳入聽喧岼迥秋霞落潭深夕霧繁誰堪逝川上日暮  
他鄉魂 杜甫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  
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詩曰二儀積風雨百  
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圻遙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

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  
時操難假龜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  
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  
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  
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宋王安石次御河詩曰客路  
花時祇攪心行逢御水半晴陰背城野色雲邊盡隔屋  
春聲樹外深香草已堪回步履午風聊復散衣襟憶君  
載酒相追處紅萼青跗定滿林 晁補之黃河詩曰黃

河齧小吳天漢失龜鼈靈源潭下藕爛死只有菖蒲不  
生節白馬橋遙迎送胡冀州斷道無來車新隄築得高  
嶺嶠舊堤杵聲未可絕 明劉基白楊河詩曰白楊河

下春水碧白楊河邊多估客東風二月柳條新却念行  
人千里隔岸上居人纔數家茅茨深處見桃花小婦河  
邊汲新水老翁門外看雛鴉桑苗未青麥苗綠牛羊散  
落邨墟牧行客年年任往來居人自住楊河曲 黃哲  
河渾渾詩曰河渾渾發崑崙度沙磧經中原噴薄砥柱

排龍門環嵩絕華熊虎奔君不聞漢家博望初尋源揚  
旌遠涉西塞垣窮探幽討事奇絕云是天津銀潢之所  
接蔥嶺三時積雪消流沙萬派從東決東州沃壤徐豫  
之墟懷山襄陵赤子為魚夕沒鉅野朝涵孟諸茫茫下  
邑皆沉汚民不粒食鄉無廬桑畦忽變葭葦澤麥壠盡  
化黿鼉居宮中聖人方旰食羣公夙夜憂曠職星郎又  
乘博望槎西去盟津求禹迹始聞古道行千艘一朝轉  
徙纔容舫奔衝倏忽駭神怪淺不浮漚深沒篙我上梁

山望曹濮長歎滄桑變陵谷萬人舉鍾功莫施猶擬宣  
防再興築宣防漢武威曷若堯無為洪波閱九載端拱  
垂裳衣玄圭錫夏后安得辭胼胝龍門一疏鑿亘古功  
巍巍巍巍功可成河水渾復清 何景明渡河詩曰夙

征肇延津明晨臨大河洪源下積石砥柱屹嵯峨渺渺  
梁宋區汗漫縱經過自非陵與岸於安障其波揚帆赴  
中流四顧莽無涯崇雲徂廣澤迅風夕吹沙積陰不可  
測魚龍偃相加前無千尺梁一葦胡足誇人生寡恒居

奚異波上槎豈無舟楫志漂泊當奈何 屠隆潞河晚

泊詩曰迴浦落帆盡長堤帶郭斜暮煙平吐樹春雨薄

沈沙白艇藏漁市黃茅覆酒家一瓢雲水外不復問年

華 張時徹渡黃河詩曰黃河迴九曲適郢乍經過積

雨初添漲無風亦自波人行沙岸小樹近夕陽多為愛

滄浪曲因之鼓枻歌 袁中道渡黃河詩曰如雪寒沙

千里平猛風雖盡浪猶驚草經青女全無色鴈過黃河

別有聲騎馬久無浮宅夢倚篷忽動蕩舟情可憐廣武

山常在寂寞誰知豎子名 陸鉞玉河詩曰玉河橋下  
斷冰流流盡西風不見鷗縱然收得霜紅葉磨滅多情  
一半愁 釋宗泐望河源詩曰積雪覆崇岡冬夏常一  
色羣峰讓獨雄神君所栖宅傳聞解谷篁造律諧金石  
草木尚不生竹產疑非的漢使窮河源要領殊未得遂  
令西戎子千古笑中國老客此經過望之長太息立馬  
北風寒回首孤雲白

原賦魏應瑒靈河賦曰咨靈川之遐源于崑崙之神丘

凌層城之陰隅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披山麓而溢浮蹶龍黃

一作角

而南邁兮紆鴻體而東流涉津洛

之峻泉播九道乎中州紛瀕洞而騰驚恒疊疊而阻征  
肇乘高而迅逝陽侯沛而振驚有漢中葉兮金堤隕而  
瓠子傾興萬乘而親務董羣后而來營下淇園之豐篠  
投玉鐸而沈星若夫長杉峻檣茂枯芬樞扶流灌列映  
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晉成公  
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

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  
曲阿陵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  
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  
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  
東而畫疆殷徒涉而求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  
魏羸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原頌宋鮑昭河清頌曰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  
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遷俗文教

也誅莠羯黠束頽象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  
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冥同贊神祇與  
能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抑又聞之勢之所覃  
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  
遠聖命誰謔皇歷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  
紫蓋東暉納瑞璫玉升政衡璣汪彼四瀆渚此雙川伏  
靈遙紀閔貺遐年澄波崑丘鏡流蔥山泉石凝澌水府  
清涓張暢河清頌曰渾渾洪河家國之瀕襟帶晉衛

領袖齊秦龍門誕溜積石傳津乘運能有經啟天人化  
流上帝時表初星飛書曝瑞龍圖照神協靈既偉通氣  
載榮

原銘後漢李尤河銘曰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  
龍圖所在昔周武諸侯會於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剋殷  
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事來濟各貢厥珍

原碑銘周王褒四瀆祠碑銘曰靈祠嶽立貝闕雲浮寂  
寥詭怪髣髴神遊姬嬴分國河渭合流桃花春水靈草

孤洲潼鄉河曲汾陰暎壤亂流不度龍門難上河魚送  
迎江妃來往水開通跡山臨高掌智以藏往神以知來  
榮光離合雲氣徘徊水仙遺操津吏餘杯波息川后浪  
靖澹臺 增王延昌河瀆神靈源公祠廟碑曰中國經  
瀆河為長上應析木下朝扶桑演崑崙踰積石繚大漠  
經龍門灌注九州之間經營萬里之外古先哲后罔不  
欽崇奠封居之儀修壇墠之制存乎祀典代以為常則  
班固序漢書所謂河祠臨晉是也偉其南直太華左隣

中條渭水過其傍汾睢揭其後風雲相盪精氣交馳於  
以禮神事之宜也至於春以泮凍秋以涸流初以歲禱  
終以報祈嘗醪有加駢駒是薦蓋以在雍州之域通天  
子之都地既稱雄禮云異數幽贊之力實賴河公息昏  
墊之苦絕羨溢之憂濱河之人濶無大害此靈長之德  
上善之功也辭曰浩浩長河中國之紀洪流激射橫制  
地理蒸雲吐霧薦圖效祉是曰經瀆斯為德水嗟我上  
相四方是維維言祐之河公降禧衆神在列曾未區別

公為之節內寢攸設寢廟亭亭中外有經濯濯厥靈妃  
偶攸寧於戲祠宇焜耀中土在河之許在城之下刊茲  
片石昭灼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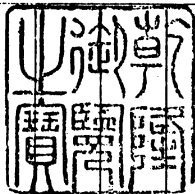
原贊東晉郭璞爾雅圖贊曰崑崙三層號曰天柱寶維  
河源水之靈府

原文後魏孝文帝祭河文曰維大和十九年皇帝告于  
河瀆之靈坤元涌溢黃犢作珍浩浩洪流實裨陰淪通  
源導物含介藏鱗啟潤萬品承育蒼旻惟聖作則惟禹

克遵浮檝飛帆洞厥百川朕承寶厯克纂乾文騰鸞淮  
方旋鷁河瀆龍舠御瀆鳳旆乘雲汎汎棹舟翾翾沂津  
宴我皇遊光余彛濱肇開水利漕典載新千艫桓桓萬  
艘斌斌保我大儀惟爾作神 唐顏師古四大河祝文  
曰維神上通雲漢光啓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  
式序用率典常

原賤宋荀倫與河伯賤曰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  
泉翺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

稱王總百川而為主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sub>臣</sub>實光鼎

主事<sub>臣</sub>祁韻士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地部十五

江潮濤

江一

原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風俗通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周官揚州其川三江

按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

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

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

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東注大江岷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其源皆在蜀也又韋昭說岷江松江浙江亦悉在吳也又沈懷遠南越志曰廣信江始安江鬱林江亦為三江在越也

按水經

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

潯陽記說九江一曰白鳥

江二蟬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畎  
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

東會於彭澤經蕪

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

按南徐州

今潤州

尚書稱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別為沱水

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在荊州

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陵地名

東迤

以氏反

北會于匯

胡罪

反匯澤即彭蠡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是也凡長江之別有郢江

任豫益州記曰郢江大江之支也亦曰涪江亦曰湍水在蜀與洛水合郢音邛

汶江

益州記曰汶江源出

王輪阪下

墊江

崔鴻西京記曰吐谷渾觀墊江源問魯和曰此水經仇池而過晉壽山沱渠始號墊江至

巴郡入大

弱柳江

緣江記曰西江別支為弱柳江

浙江

說文云江別流為汜至會稽山

陰為浙江又顧野王云浙江發源東陽新安  
之間不與岷山之江相涉至錢塘入于海  
松江劉澄

州記吳縣有松江  
自吳入海今蘇州  
凡長江有別名則有京江  
在南徐州  
禹貢所謂

北江也今潤  
州丹徒縣也  
瓜步江  
今揚州六合縣界西南對潤州江  
寧縣即魏文帝及後魏太武帝所

臨  
處烏江  
即項羽死處今  
和州烏江縣也  
曲江  
枚乘七發曰觀於廣陵之  
曲江曲江今揚州也又始

興郡有曲江今韶州是也又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  
曰臨曲江之隍州此即長安也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

之江今  
樂遊原  
凡江帶郡縣因以為名則有丹徒江錢塘江會

稽江山陰江上虞江廣陵江鬱林江廣信江始安江牂

牁江成都江  
尚書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  
又曰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為江潮江潮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湍急 增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列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 江二

增圖經曰媯水入東海釐降二女于為汭豈其是乎江裏有上中下三憊言舜二女降時為地高險迴曲使者至險輒憊然三歎故曰三憊 原孫卿子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在昔江出於汶山其

始出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  
可涉也非唯下流水邪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  
且孰肯諫汝乎 增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問孔子於子  
貢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  
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  
吳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絕江問其名族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  
劍也丈人不肯受伍員過于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

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原列女傳曰楚

昭王貞姜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大至使

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不肯出使者還取符未及臺

已壞流水而死 增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

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華陽國志曰李冰於湔山下

造大壩以壅江水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

於南江命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

橋二頭沈之深淵又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曰水

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 原謝承後漢書曰吳  
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子胥  
水息得濟 增又曰吳郡沈豐為郡主簿太守第五倫  
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  
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  
醉卧便渡 原列女傳曰廣陵姜詩妻事姑至孝姑好  
飲江水水去家七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而阻風雪不  
時得水詩責遣之妻寄鄰家紡織給與詩聞追還舍側

立有涌泉出味如江水 吳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

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涌

歎曰此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環濟吳紀曰步騭表言北降人說

北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主見呂岱說騭言北

欲以沙囊塞江每讀其表輒獨失笑此江自開關以來

寧可以囊塞之乎 增通鑑曰晉太康元年二月王濬

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碇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 晉書曰祖

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世說云桓宣武在南州與會稽王會於溧洲漾舟江側謝公亦在坐狂風忽起波浪鼓涌非人力所致桓有懼色會稽亦微異惟謝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謝曰向那得不懼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 南史曰紀僧真宋時為齊高帝尉軍府參軍主簿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 又曰王僧辨與陳霸先討侯

景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  
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

流 丹徒志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為三冷中朝故事

李德裕使取金山中冷水水記揚子江南冷水第一蔡  
祐竹窗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灇劉伯芻水品以中冷  
為第一陸羽茶經以為第二東坡詩中冷南旁石盤陀  
蔡肇詩中冷之西古石排 錄異記曰恩州大江之側  
崖壁萬仞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船人呼之往往即出

多著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有旭川劉宰宏曾  
過此灘呼之果出方輿勝覽曰孫忌使周對世宗云  
長江千里險過金湯春渚紀聞曰蘇軾元祐四年出  
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  
舟於浮山遂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  
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  
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  
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

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

江道二十里云 聞見後錄曰蘇軾書傳曰禹貢三江

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  
合而水味異故至於今有三泠之說古稱唐陸羽知水  
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許敬宗對高宗曰古  
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  
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

又曰程伊川過漢江中流船幾覆人皆號泣伊川但正

襟安坐有老父問曰君何甚莊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  
父曰孰若無心 冷齋夜話曰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  
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有寶物  
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即  
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  
有黃魯直草書扇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一餉  
而濟

江三

原導江

絕漢

出岷山東流

淮南子曰江

荆池

楚

望

淮南子曰昔荆楚之地汝潁以為洫江漢以為池

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四瀆

六川

史記曰殷湯作湯誥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

有居

呂氏春秋曰何為六川河水

吐貝

納龜

春秋

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此六川也

運斗樞曰瑶光得則江吐大

濫觴

縈帶

上詳前

貝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都記曰對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

萍實

南上至頂俯臨大江如縈帶視舟船如鳧雁

菱華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之魯問孔子孔子曰此

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返王遽食之甚美傳玄歌曰有女殊代生涉江采菱華上翳青

雲景下鑒  
綠水波

鸚洲

鵲岸

鄺道元注水經曰江水至江夏沙羨縣西北又東經歎父

山江右岸當鸚鵡洲

左傳曰昭王十六年冬楚子伐吳吳人敗之於鵲岸西京記曰今居巢江南水有鵲尾

渚者是也

祭胥

弔屈

董覽吳地記曰夫差立子胥以忠害見斥遂賜死浮尸于江夫差悔

焉與羣臣於江設祭置壇國人因為立廟漢書揚雄弔屈原文過湘沅而主不容自投江而死作書往往撫

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捐玳

喪珮

楚辭曰捐余玳於江中遺余珮

兮澧浦劉向列仙傳曰江妃二女遊江濱見鄭交甫遂解珮與之交甫受珮而去數十步懷中無珮女亦不

見郭璞江賦曰感交甫之喪珮悲神使之嬰羅是也

沈書

投局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光

祿殷羨之還豫章貴遊多憑寄書羨之至版橋投書於江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臧

榮緒晉書曰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參佐或以戲廢事者乃取其摘博碁局之

具悉投於江

雙流

九派

蜀江陽分爲九派江至潯

增學字

投

書

巴江勢若巴字唐李遠詩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即殷羨之事

青龍

白馬

在江

松江府城北上接松江下通滬瀆吳孫權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名江在成都府崇慶州東北

原笑

吳王

歎魏帝

上詳前陵欲伐吳望大江而歎曰吳據洪流且

虞溥江表傳曰魏文帝出廣

多糧穀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也乃還

使君灘

中郎浦

酈道元注水經曰江水東流魚

復縣南又經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而覆舟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又曰江水又東

至華容縣西左迤為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

發黃岑

激赤岸

盛宏之荊州記曰始

安郡有東北二江北江發源於桂陽之臨武黃岑山東江發源于南安大庾嶠下經始興縣界南流西轉與北江合於郡東注於南海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也闊漫三十里通望大壑常以春秋朔望輒有大濤聲勢駭狀極為奇觀濤至北江激赤岸尤更迅猛

黃金浦

紫貝闕

鄺道元水

經注曰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又東之右岸有城陵山有故城東接徵落山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楚辭曰芙蓉蓋而菱華車紫貝闕而白玉堂王逸注曰紫貝水蟲也援神契曰洪水出紫貝

增

過采石

使高麗

侯鯖錄李白過采石江酒狂入水捉月宋李惠公端使高麗渡江遇風

濤橋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原合沔水

灌錦城

史記河渠書曰

蜀守李冰鑿離堆山辟暴水之害穿二江灌成都城此渠皆可行舟有餘用溉浸百姓又享其利至于所過佳

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  
渠以億計莫之數也

不惡小谷

不逆衆流

墨子曰江

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  
之流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無不受

之苟有所逆衆  
流不至者多矣

南國之紀

岷山之源

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四瀆之首

百谷之王

見前老子

要離推戈

靈均任

石

江賦云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注云要離吳之勇人也吳王欲殺慶忌慶忌走捷王以六馬逐之

不及要離乃與慶忌俱渡江江中拔劍斬慶忌江賦云悲靈均之任石注曰靈均屈原字也任懷也

周穆叱鼃

溫嶠然犀

紀年云周穆王至于九江叱鼃鼃以為梁晉書云溫嶠至牛

渚傳言水深不可測乃然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怪或乘車馬至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苦相照嶠

甚惡之未幾而卒

畫水而渡 鼓櫂而過

晉書吳猛年四十許邑人丁義始授

神方因還豫章江水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漢書云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其有靈知其志在巡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櫂而過

增色如鴨頭

源出龍鼻

唐書東夷列傳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故名

鴨綠江唐太宗征高麗耀兵于鴨綠水即此四川有清漪江源出龍鼻山會於涪水

江四

原沔彼江水

導於岷山

安流

楚辭曰今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大溢

詳河

永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流

而為江

誓

祖述誓江

涉

涉江采芙蓉

黃龍負舟

郭璞江賦云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注曰駭驚也禹濟江有黃龍負舟舟人大驚

禹乃仰天而嗟曰余受命于天竭才養人生死命也何憂焉龍乃去之

兩蛟挾舟

郭璞江賦云壯

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注曰荆飲飛得太阿寶劍從楚王渡江江神將奪之風波大起兩蛟挾舟飲飛以

壯之終能成劍之神氣

增色若黛玉

杜詩

泝凌天之

騰波

柳宗元懲咎賦

江流悍急

韓愈送區冊文

大江湏洞支流合

輸

劉禹錫楚望

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即遠澹為安流

柳宗元興州江運記

原鮫人構館於懸流

泉客築室於巖底

江賦

江五

原詩宋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江南倦歷覽江北曠  
周旋懷新道轉廻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  
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梁沈約泛永康江詩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  
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臨睨信永矣望美曖悠哉寄言  
幽閨妾羅袖勿空裁 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曰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

伋寫高樹百丈見游鱗紛吾隔蹕滓寧可濯衣巾願以  
潺湲水霑君纓上塵任昉濟浙江詩曰昧旦乘輕風  
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無暇目遠  
峰更興想綠樹懸宿根丹崖頽久壤又嚴陵瀨詩曰  
羣峰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連漪激石復奔壯神  
物徒有造終然莫能狀劉孝綽還渡浙江詩曰季秋  
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襦憂方自  
難遣况復阻川隅日暮愁雲合繞樹噪寒鳥濛漠江煙

上蒼茫沙嶼蕪解纜辭東越接舳鷺西徂懸帆似馳驥  
飛櫂若驚鳧言歸遊俠窟方從冠蓋衢 王臺卿臨滄

波詩曰高軒臨不測清江窮廣深天邊生岸影水上結  
雲陰風來白華起潮滿黃沙沈 陳陰鏗晚出新亭詩

曰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峰  
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周庾信奉和泛江詩曰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錦纜  
迴沙磧蘭橈避荻洲濕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建平船

林下荆門戰艦浮岸社多羣樹山城足迴樓日落江風  
靜龍吟迴上游 又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曰校尉  
始辭國樓船欲渡河輜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觀濤想  
帷蓋爭長憶干戈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隋煬帝

夏日臨江詩曰夏潭蔭脩竹高岸坐長楓日落滄江靜  
雲散遠山空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逍遙有餘興悵  
望情不終 薛道衡入柳江詩曰仗節遵嚴會揚舲沂  
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波鳴石磧濺沫擁沙

洲岸迴槎倒轉灘長船却浮緣涯頻斷挽挂壁屢移鉤  
還憶青絲騎東方來上頭 柳顧言奉和晚日揚子江

應教詩曰大江都會所長洲有舊名西流控岷蜀東泛  
通蓬瀛未覩纖羅動先聽遠濤聲空濛雲色晦決疊浪  
華生欲知暮雨歇當觀飛旆輕 唐蘇味道九江口南  
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詩曰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  
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育漁商幾沂洄  
風搖蜀柁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湓城曲斜吹蠡澤隈錫

龜猶入貢浮磬罷新裁  
津吏揮撓疾郵僮整傳催歸心  
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增唐李嶠詠江詩曰日夕三江

望靈潮萬里迴霞津錦浪動月浦練花開湍似黃牛去  
濤如白馬來英靈已傑出誰識卿雲才  
王昌齡九江

口詩曰潏潏江勢闊雨開潯陽秋驛門是高岸望盡黃  
蘆洲水與五溪合心期萬里遊明時無棄才謫去隨孤  
舟鷺鳥立寒木丈夫佩吳鉤何當報君恩却繫風霜頭  
李白荊門浮舟望蜀江詩曰春水月峽來浮舟安望

極正見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色綠且明茫茫與天平  
逶迤巴山盡搖曳楚雲行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芳  
洲却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江陵  
識遙火應到渚宮城 蕭穎士越江秋曙詩曰扁舟東  
路遠曉月下江濱潏潏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聲寒動  
葉水氣曙連雲瞰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  
安道惜離羣延首剡溪近永言懷數君 孟浩然宿永  
嘉江寄崔少府詩曰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

千里孤帆天一涯  
卧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  
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  
杜甫長江詩曰浩浩終不息乃知東  
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濶聲驅濫潁  
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李白江上吟詩曰木蘭  
之枻沙棠舟玉蕭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  
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  
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  
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張

九齡自豫章南還江上詩曰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  
轉逢空濶處聊洗滯留情浦樹遙如待江鷗送若迎津  
途別有趣况乃濯吾纓 杜甫渡江詩曰春江不可渡  
二月已風濤舟楫敲斜疾魚龍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  
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又巴西驛亭觀  
江漲呈竇使君詩曰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  
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  
舍攜我豁心胷 又詩曰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

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  
縈小楫容易拔船頭 劉昫虛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  
詩曰木葉紛紛下東南日煙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  
蒼暝色况復久秋聲又何長孤舟蕪微月獨夜仍越鄉  
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詠思勞今夕江漢遙相望

丁仙芝渡揚子江詩曰桂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林開  
揚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  
葉下淅瀝度秋聲 宋蘇舜欽揚子江觀風浪詩曰晚

至瓜洲渡繫舟泊西灣日落暴風起大浪得縱觀憑凌  
積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靂左右作雪灑六月寒吁嗟至  
柔物威壯不可干若為神龍憑氣勢非一端大艦失所  
操翻覆如轉丸高山雖有路轍險馬足酸因知古聖人  
立法萬世安濟川作舟梁鑄鼎窮神姦視此念古昔杖  
藜空盤桓 林逋秋江寫望詩曰蒼茫沙觜鷺鷥眠片  
水無痕浸碧天最愛蘆花經雨後一篷烟火飯漁船

孔武仲江上詩曰萬里長江一葉舟客心蕭索已驚秋

亂霞影照山根寺落日光翻水面樓淺浦耀金知躍鯉  
前灘點雪見棲鷗少年壯氣悲寥廓未忍滄江下釣鉤  
王令江上詩冪冪荒城沒遠烟暮雲歸族忽相連春  
江流水出天外晚渡歸舟下日邊杏萼春深翻淺纈柳  
花風遠聚晴絲無錢買得江頭樹輸與漁人繫釣船

戴復古江上詩曰山東江流急雲兼霧氣深鷗閒態  
度孤鴈苦聲音客路行無極風光古又今梅花出籬落  
幽事頗關心又江上詩曰扁舟泊江渚喜近酒家門

出網魚鰕活投林鳥雀喧無橋通竹處有路到桃源一  
見南塘字淒然憶故園 王廷珪江上詩曰倚杖江風

起呼船水面開人從洲紫渡帆破浪頭來月色共千里  
天恩徧九垓當年送客處待看客車迴 明高啟江行

詩曰家家漁網映迴橋春水初生沒樹腰客路江南烟  
雨裏綠蕪芳草恨迢迢 又江上晚歸詩曰渺渺雙鳬

落晚沙一江秋色艷明霞逢人不用停舟問大樹邨中  
即我家 陶安江色詩曰竹屋晨啓闕江色直飛入空

碧壓几案陰陰四壁濕玻璃作天地冷然手可挹萬家  
隨升降元氣動呼吸臨岸步觀漲石階沒千級岷巴與  
湘漢衆水大曾集合流東北去海水亦起立 林鴻江  
上泛舟詩曰載酒入江色酒多江復長酣來散予纓濯  
向春流香東壁過疎雨西崦殘夕陽猿禽相嘯叫雲水  
共清蒼夕景更泛覽客程殊未央魚風葦上起蚌月波  
中光嘗以事泮渙永期名迹忘乘槎予豈必聊復詠滄  
浪 孫蕢江上詩曰江上青楓初著花客帆和月宿蕪

葭過雲疎雨數千點臨水小邨三四家風起漁船依釣  
石潮回歸雁認平沙秋懷已向南雲盡又是滄洲閱歲  
華 周忱車駕渡江詩曰柳色臨江輦路長歲蕤遥望  
翠華張衣冠隔岸催鵷序舸艚中流列鴈行魚躍蒼波  
瞻御座鳥啼春樹識天香時巡百度稽虞典不奏橫汾  
禮樂章 李東陽長江行詩曰大江西來是何年奔流  
直下岷山巔長風一萬里吹破鴻濛天天開地闢萬物  
茁五嶽四瀆皆森然帝遣長江作南瀆直與天地相周

旋是時共工怒觸天柱折遂使后土東南偏女媧補天  
不補地山崩谷罅漏百川有崇之叟狂而顛坐看萬國  
赤子淪深淵帝赫怒罰乃罪神禹來乘四載驅大章走  
豎亥黃龍夾舟穩不驚直送馳波到東海朝離巴峽暮  
洞庭九派却轉潯陽城縈紆南徐萬餘里更萬餘里通  
蓬瀛

原歌晉夏侯湛江上泛歌曰悠悠兮遠征條條兮暨南  
荆南荆兮臨長江臨長江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

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翼兮垂天鯨魚兮  
岳峙薜蘿紛兮被臯陸修竹鬱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  
遨目桂林桂林蓊鬱兮鷗雞揚音凌波兮願濟舟楫不  
具兮江水深沈嗟迴盼於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原賦東晉郭璞江賦曰咨五材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  
乎巴梁衝巫峽而迅激躋江津以起漲極泓量而海運  
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

漳源二分於岨嶸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  
波於柴桑網絡羣流商擢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  
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瀚沛瀉汗六州之域  
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險界呼吸  
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徃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  
鼓怒而作濤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  
赧駁碧沙遺漣而往來巨石砢砢以前却魚則江豚海  
狶叔鮪王鱸鰓鰕鰱鮫鯢鯪鯢爾其水物怪錯則有

玉珰海月土肉石華瑣蛭腹蟹水母目鰕紫魃如渠洪  
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蛙應節而揚葩若乃龍鯉  
一角奇鶻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頰螫肺躍而吐璣  
丈魮磬鳴以孕璆駉馬騰波以噓蹠水兕雷咆乎陽侯  
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紉縵組爭映石帆蒙籠以  
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鳴  
石列乎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其羽族則有晨鵠天雞縹  
鵞鷗鵠千類萬聲自相喧聒繁蔚芳薈隱藹水松涯灌

芊萋潛蒼蔥龍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  
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絳其表海童之所  
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彛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嚔而矚  
眇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櫂涉人於是  
漾榜漂飛雲運餘舳舻相屬萬里連檣汴汨沿流或  
漁或商長風颭以增扇廣莫颭而氣整徐而不颭疾而  
不猛鼓帆迅越超漲截河倏忽數百千里俄頃於是蘆  
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鱸或揮輪於懸碕

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采菱以扣舷及其謠  
變儵恍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  
人術妙不可盡之于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庾闡涉江  
賦曰發中洲之曲沔背石頭之巖岨遡晨風而遙邁乘  
濤波而容與於是時也夕月將昏天吳駭奔陽侯漂海  
若泛江豚爾乃雲霧勃起風流混殽排巖拒瀨觸石興  
濤澎湃洸淖鬱怒咆哮迴連波以岳墜壑后土而川宥  
總百川之殊勢集朝宗乎滄浪注天波於析木激東極

乎扶桑體含弘而彌泰道謙尊而逾光齊山海以比量  
冠百谷而稱王此則水之勢也且夫山川瓌怪水物含  
靈鱗千其族羽萬其名毛羣詭觀僂類殊形明月晞光  
以夕曜金沙逐波而吐瑛撫檝中流汨徂西土過乎歷  
陽之津迄乎橫江之浦若乃越三江之下口眇孺須以  
逕渡川瀆泓澄以含景山水淖瀾而鱗布曹毗涉江  
賦曰迄趙屯歷彭川修岸靡靡莞葦芊芊紫蓮被翠波  
而抗英碧樁乘天岸而星懸百賴夕奏山精夜焚狂飈

蕭瑟以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爾乃江狶彭澤夜光輝  
煥凌錯吐飈駭鯨噴瀾采蠶於是泛波文魚於是登岸  
南齊謝朓楚江賦曰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  
裊裊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  
沈山岫風蕩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  
相懸於是霧隱行雁霜眇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  
攢筍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潯願希光兮秋月承末照於  
遺簪

增序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曰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湛  
幽凝鎮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  
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  
呂望藉茅於磻谿之陰屈平製芰於涪陽之浦覺瀛洲  
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讐以妙論亦有嘉穀旨  
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預於斯者若干人爾

原文隋薛道衡祭江文曰維開皇元年行軍元帥晉王  
謹以太牢之奠敬祭南瀆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平智

德擅靈長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  
瀆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網叢爾吳越僭偽相承  
陳賊叔寶世濟其凶士庶為其塗炭人神所以怨憤忝  
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士乘流南渡仰憑靈佑咸蒙  
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精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  
螭竄於洲渚帷蓋靜於波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  
禮薦惟神尚享 增唐張說賽江文曰王有百禮秩尊  
四瀆善利維神朝海作賓發源岷山駕福來臻率此荆

土明靈是主已成嘉穀垂敗霖雨聽我虔祈福我農畝  
既曠既獲既場既庾忻忻衆心願荅神祐潔牲明酌寅  
奠江浦

潮濤一

增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為潮汐生為汐又曰濤大波  
也 原抱朴子云潮汐者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  
水再大再小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  
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

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  
春潮漸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  
減也 增盧肇海潮賦序曰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附  
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  
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  
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於月小大不常必有遲有速  
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  
微絕以其至陰之過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

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敵平  
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其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  
肚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  
不刊之理也 余安道海潮圖序曰潮之漲退海非增  
減盖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  
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  
則潮平乎南北此竭彼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  
日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絕此

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

為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於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今古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臨安志高麗圖

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海鰲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為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為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

升降于太虛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

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夜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日  
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  
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  
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當卯酉之月則陰陽  
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  
之後則陰陽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  
餘日 宋姚寬曰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  
陽時刻極有理大率元氣虛翕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

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朏胸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

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  
半復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  
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  
常附日而左旋以月臨在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  
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  
矣 原番禺記云早潮上晚潮下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又云濤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今  
潮水從東地廣道遠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

涌起成濤 寰宇記瓊管志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  
候瓊海之潮半日東流半日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  
不係月之盛衰 增圖經曰錢塘江潮海門潮所起處  
望之有三山隱隱可見 錢塘候潮圖云潮至每月二  
十四五漸減二十六七漸生至初三漸大不差頃刻惟  
八月十五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見  
潮頭高數丈卷雲擁雪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猶不足以  
形容之每年是日遠近士女來觀舟人漁子沂濤觸浪

謂之迎潮始皇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

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杭也姚寬曰或問四海潮皆

平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冰岸橫飛雪崖

傍射彭騰奔激其故何也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

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矣若言狹

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

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有纂風亭北

望嘉興大山水闊三百餘里故海商船舶怖于上渾惟

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  
潭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  
生惟浙江潮水未至洎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推滯  
後水益來于是溢于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  
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史氏伯璿曰余氏候  
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於三  
時為差不知其所以有先後者何故蓋潮之長落不過  
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

來則為落是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者豈必外此而他求乎王韶之始興記曰連州水下流有酚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

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盈百洩應刻漏焉 物類相

感志曰南海洲采珠人云海人入海必以繩繫身岸上

人持之或怪物潮來必動繩岸上人共挽之助身而上

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暗黑雷鳴水勃然而漲上

及登岸則潮入浦溆矣 廣西誌曰桂林府聖水巖側

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 臨海異物

志曰石雞清響以應潮慧軀輕遊以遠縶

石雞形似家雞在海中山

上海潮將至輒羣鳴相應若家雞向晨也

襄淵廣州記曰石州在海中名

黃山山北日一朝山南日再潮 酉陽雜俎云數丸生  
江海邊如彭蜺取土作丸數至三百則潮至人以為候  
因名數丸 原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剥  
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

### 潮濤二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而死乃取其尸  
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  
往蕩激崩岸越王殺文種葬於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

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  
潘侯者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增錄異記曰夫

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囊投之於江子胥恚  
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  
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時有見子  
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  
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  
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

塘潮水相應焉 陸元輔胥山銘序曰屬鏤之賜竟及

其身鴟夷盛尸投於水濱憤排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  
今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從奮於吳怫於越  
息於楚乃退於是仲秋既望杭人以旗鼓逐之笳蕭和  
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投於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  
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雖非命祀不讓瀆齊

原論衡曰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於  
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

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臨水為濤者虛也且  
衛蒧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  
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鑊後乃  
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  
後不相副也 增又曰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  
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夫地之有百川也猶  
人之有血脈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  
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出入也 抱朴子曰俗人

原圖經曰茗溪在餘杭夾岸多茗花因得名相傳云古

大邑回春堂

咒之一夜江濤中有偉人至元冠朱衣導從甚繁謂達  
曰身是子胥復仇雪恥者非他也師慈心為物已聞命  
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  
西岸沙漲彌年吳越備史曰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  
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外江濤晝夜衝擊沙岸版  
築不能就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濤頭又祝胥山祠仍為  
詩一章函置海門既而濤頭遂趨西乃運巨石盛以竹  
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壘塹通渠廣陌亦由

是而成焉 臨安志相傳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嘗立鐵  
幢因名鐵幢浦 錢塘事錢王射潮退避後遂以鐵鑄  
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  
許以示鎮壓之義

### 潮濤三

原陽侯

靈胥

廣雅陽侯大波神也  
神也伍子胥死于江其精魄化為神

廣韻靈胥濤

增銀山

玉穴

蘇軾詩從今潮土君須上更看銀山二  
十回 姚合杭州觀濤詩如開玉穴

危似走  
瓊岑

化鯢

沒樹

覆瓿集九年得化鯢之術嘔吸  
之以還 梁休昉觀潮詩漸看

遙樹沒稍見遠天浮

原廣陵

瓊海

七發八月觀濤於廣陵瓊州潮候不同詳見前

洪連

滄波

駕丘山

似帷蓋

晉蘇序觀濤詩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山

白帖潮有似帷蓋之狀

增設醺退

投詩消

宋嘉熙年杭潮不退張天師設黃籙

大醺潮即時退江風濤大作古心作詩投江風浪即息

原海鰭入

穴牛魚起毛

並見前

增子胥揚波

尹公叱水

並詳前

連山噴雪

吼地卷沙

李詩浙江八月何如此潮似連山噴雪來劉禹錫詩八

月濤聲吼地來卷起沙堆似雪堆

潮濤四

增濤霧蒸湧

王義方道南海酌水誓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霽人壯其誠

風濤

驚壯

陸元方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

屹起

迴臨浙江濤屹起高岷韓愈送惠師

蒼

濤鬱飛翻

杜甫客居下壘萬尋岸蒼濤鬱飛翻

乘濤簸扶胥

近岸指一髮韓愈贈元協

律

洪濤春天

禹穴幽同上劉生詩

江湖天闊足風濤

寄杜員外詩

湖水定可信

李白

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柳宗元晉問濤波之旋滔

山觸天既停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

濤瀨漲惡

李靖武德四年八月

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

潮濤五

原詩晉蘇彥於西陵觀濤詩曰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  
山訇隱振宇宙崩磕津雲連 梁徐昉賦得觀濤詩曰

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漸省遙樹沒稍見遠天浮漁  
人迷舊浦海鳥失前洲不測滄溟曠輕鱗幸自游 增

梁劉孝綽上虞鄉亭觀濤津渚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  
昔余筮賓始衣冠仕洛陽無貲徒有任一命忝為郎再  
踐神仙側三入崇賢傍東朝禮髦俊虛薄廁才良遊談  
侍名理搦管創文章引籍陪下膳橫經參上庠誰謂服

事淺契闊變炎涼一朝謬為吏結綬去承光烹鮮徒可  
習治民固未長化雞仰季智馴雉推仲康此城鄰夏穴  
櫛蠹茂筠篁孝碑黃絹語神濤白鷺翔遨遊佳可望釋  
事上川梁秋江凍雨絕反景照移塘纖羅殊未動駭水  
忽如湯乍出連山合時如高蓋張漂沙黃沫聚巖石素  
波揚榜人不敢唱舟子詎能航離家復臨水眷然思故  
鄉中來不可絕奕奕苦人腸沂泗若無阻謝病反清漳  
唐陶翰乘潮至漁浦作詩曰艤舟乘早潮潮來如風

雨樟亭忽已隱界峰莫及覩崩騰心為失浩蕩目無主  
飀飀浪始開漾漾入漁浦雲景共澄霽江山相吞吐偉  
然造化靈此事已終古流沫誠足誠高歌調易苦頗因  
忠信全客念猶栩栩 宋昱樟亭觀濤詩曰濤來勢轉  
雄獵獵架長風雷震雲霓裏山飛霜雪中激流高失岸  
吹澇上侵空翕闢乾坤異盈虛日月同餘艤從陸起洲  
浦隔阡通跳沫噴巖翠翻波帶景紅怒湍初抵北却浪  
復歸東寂聽堪增勇晴看自發蒙伍生傳或謬枚叟說

難工來信應無已申威亦匪窮衝騰如決勝迴合似相  
攻委質任平視誰能涯始終 朱慶餘觀濤詩曰木落

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生鮮飈出海魚龍氣晴雪

噴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滿客帆皆過浪難平高樓

曉望無窮意丹葉黃花繞郡城 羅隱潮詩曰怒聲洶

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

覆向平流狂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畢竟朝

昏誰主掌好騎賴尾問陽侯 宋蘇軾望海樓晚景詩

曰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相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

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又八月十五日看潮詩曰萬人

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

渾在浪花中 范成大晚潮詩曰東風吹雨晚潮生疊

鼓催船鏡裏行底事今年春漲小去年曾與畫橋平

明高棟嶠嶼春潮詩曰瀛洲見海色潮來如風雨初日

照寒濤春聲在孤嶼飛帆落鏡中望入桃花去 鄭善

夫錢塘映江樓宴坐觀濤詩曰錢王此開濟旋入宋山

河潮汐秋來壯雷霆水上多尚傳江有怒翻恨海無波  
颯颯攢陵樹悲風日夜過 史鑑觀潮歌詩曰鷄聲喔

喔天未明大家盡說觀潮行騎輿徒步相迢還元服靚  
妝街市盈江頭日高潮未生秋風獵獵笳鼓鳴美人狎  
坐臨前楹嬌歌宛轉調鳴箏須臾狂呼笑相指一線遙  
從海門起潮頭崛起高于城萬雷齊轟駭人耳排山倒  
海天欲傾回波激射奇態生兩陣合戰兵力勦戈甲晃  
晃秋空明羣兒弄水夸巧捷擎旋感蹋如浮萍 屠本

峻潮生詩曰潮生君未來潮落君又去來去總無常勞  
勞西江渚江渚月明朝又回郎行那得好懷開明朝試  
看天邊月不待潮生蕩漿來

原賦晉顧愷之觀濤賦曰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  
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  
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雕鱗采介特  
種竒名崩壑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模茲  
濤之為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期必來以知

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 曹毗觀濤賦曰伊

山水之遼迴何秋月之淒清瞻滄津之騰起觀雲濤之  
來征爾其勢也發源溟池迴衝天井灑沸滄漢搖爍星  
景伍子結誓於陰府洪湍應期而來騁汨如八風俱臻  
隗若崑崙抗嶺 伏滔望濤賦曰若夫金祇理轡素月  
告望宏濤於是鬱起重流於是電驤起沙渟而迅邁觸  
橫門而剋壯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烟騰  
隗兀連罡重疊巘而天竦洄湍澌而起漲

增辭陸龜蒙迎潮辭曰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  
落寒鷗巢卑兮魚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  
涯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沒幽徑兮款柴門寂寞留  
連兮依希舊痕餘波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  
混元 又送潮辭曰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  
灑灑汀葭蒼兮嶼蓼枯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  
兮微將晦翳睨瀛溶兮歛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  
巾兮無纓可濯帆住塵兮櫂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

歸

增讚李華靈濤讚曰泱泱靈川滄溟一支每歲八月雄  
濤應期昧爽風生凜若切肌淒清陰渰曠朗陽晞雪山  
潢江神物驅之萬馬齊足千車並馳雷破天動山搥地  
移湯室雲分却躍鷺飛窾象嗟切奔鯨合離暗逃夔魑  
竄蟄龍罷共工折柱武安行師羣源委會祥怪叢滋熾  
毒乘人帝降明威一日再至洗其纖疵仲秋大至以蕩  
以夷世稱伍員忿憾而為肇開混元寧莫常斯惟天陰

隲日月不知是述是讚嗚呼慎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十七